

多友断章

中国传媒大学 周 逵

壹

7月27日午时。

刘鹏兄刚完成新一期《新闻记者》的定稿，在炙热40度的魔都，“中暑了，但明天见”。

玉兰姐还在祖国最北端的吉林延边忙碌着学校的工作，正在犹豫中打算放弃下川岛之行。

王鑫书记刚刚在落地广州，“从沈阳冰箱模式进入火炉模式”，人还没离开机舱，就已经打开手机劝说玉兰姐上岛。

班长陈经超正在收拾着一家四口的出行行李，手忙脚乱中竟然三次把陌生的大头照错发到群聊里，“我们全家明天到”。

陈敏满头大汗忙于多友会各种繁忙的组织工作中。昨晚，她特意从三月份的合影中挑选出十几张经典的时刻，发在了微信群里，“发一些老照片，重聚时昨天重现”。

鸿军兄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重要科研项目的反馈结果，身不由己中期待成行。

书乐何威学术伉俪计划直接来参加下川岛之行，也是拖家带口出行，一如在香港的三月。

我还在千里之外的黄山山顶，离家半个月在江浙沪地区调研后，登山远眺珠江之畔。

天南海北中，大家都在翘首以盼。

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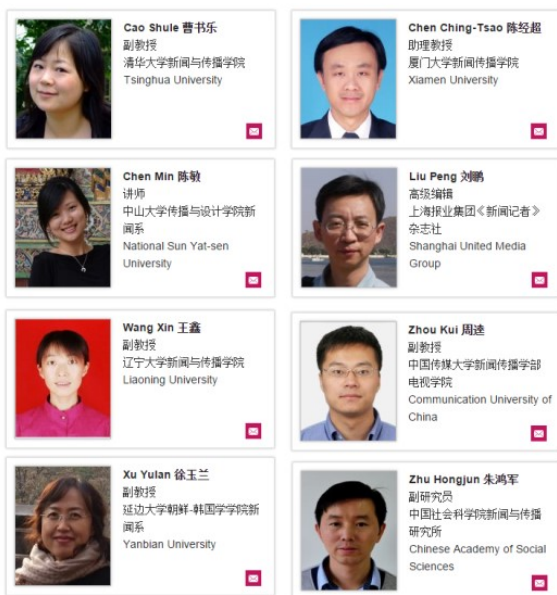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我们戏仿《百年孤独》经典的倒叙式开头，给多友二十三期写一段，那可能就是：

“半年以后，当鸿军在北京的研究所里，通过 Facetime 的屏幕，出现在湿热的珠江边多友们湿热的手掌心的时候，会想起师弟带他去香港九龙冰室旁边吃卤肉饭的那个不太遥远

的午夜。”

因为就是这样一群人，早在半年前天南海北中，完全是另一幅景象。

最早认识大家的时候，画风是这样的。



半年多以后再见面，画风是这样的。



我们都戏说，无论是从身体语言(body language)、还是视觉修辞(Visual rhetoric)的角度，都可以看出来，这一群人之间的集体身份(collective identity)发生了本质性的

变化。当然在 CMC 技术的技术赋权（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）下，其中一位还可以超越地理空间对肉身的枷锁（transcendence），以遥在（tele-presence）的方式加入了这一个集体仪式（collective ritual）之中。

叁

7 月 28 日夜里 12 点，乘车从广州南站到达了大学城酒店。大堂门口，陈敏老师还在等。这是在酒店见到的第一位多友。

7 月 29 日早上七点，由于前一天夜半才抵达，拖着疲惫的肉身去吃早饭。叮。电梯门开，是刘鹏老师，这是在见到的第二位多友。

来到大堂，看到玉兰姐、王鑫姐几乎同时走进餐厅。拥抱作一团。

7 月 30 日早上八点，由于急着要回北京，错过了之后的旅行，准备下楼见王鑫和可爱的女儿。叮。电梯门开，又是刘鹏老师。下到四楼，叮，电梯门开，正好是王鑫老师全家，可爱的女儿冲着我喊了：舅舅。

话别后，回房，叮。电梯门开，是的，又是刘鹏老师。

因此我提出关于大学城酒店电梯的两个研究假设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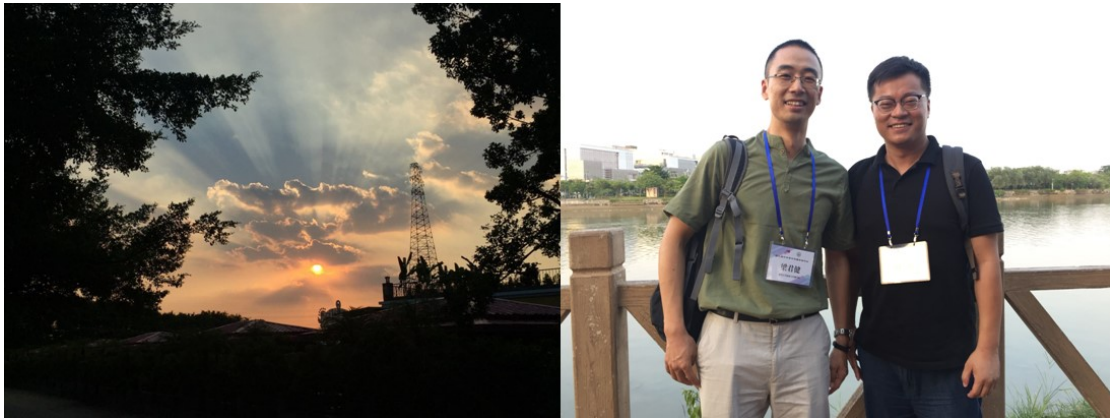
- （1）刘鹏老师长期住在电梯里；
- （2）电梯变成了任意门，总能让想见的人相见。

肆

如果我们戏仿王家卫风格的开头（一个事件+一个绕口的时间+一个无聊事件），给我第一次参加多友聚会的 highlight 写一段，那可能就是：

“当 7 月 29 日六点半，我人生的第一万两千四百一十二次日落的夕阳透过丁达尔效应光

芒四射地照映在湿热的江边，我并不知道，三百四十八秒以后我会在这家叫做‘花好悦园’的饭店门口，会遇上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出生的人，不过这次，他是个男的。”



君健兄与我是清华校友，也都是纪录片人，早在学校读书时就惺惺相惜，不过由于苦于写论文干活，倒是没有那么多机会把酒相聊。这次早就看到日程安排里，有他主持李岗导演的交流会，非常期待。

李岗导演推心置腹地一番话，让我们尤其感动。在割裂的社会下，纪录片人如何用镜头试图去做一些历史叙事的整合。这可能也是许多纪录片人共同的价值观所在。

一个下午的交流和观摩，依然意犹未尽，回味中乘车去晚餐，一下车就听见有人惊呼：“好美的晚霞”，正可谓“高光时刻”。于是与君健兄聊起下午的片子。

这时候小郡主突然问，你们年纪谁大？君健说，我 83 的。我说我也是。君健说，我 6 月的。我说我也是。君健说，我 13 号，我说不可能，我也是。君健说，不可能。于是我们同时摸出了身份证。

我惊呼：君健！太巧了！

这个时候鹏哥乱入，看向我身边的那条河，问：

哪里有军舰？